

(69) 著庸金

## 風西馬嘯白

(102) 金

秋。春。家

有龍鍾老態。

李文秀在地下一個打滾，回頭看時，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卻原來計老人身手矯捷，出招如風，竟是絲毫沒

柄匕首，展開身法，已和瓦耳拉齊鬥在一起。但見計老人身手矯捷，出招如風，竟是絲毫沒

有龍鍾老態。

李文秀忽然間起了自暴自棄的念頭，叫道：「你殺死我好了！」縱身又上，不敵招，腰

倒，心中便如電光般閃過一個念頭：「這一招『聲東擊西』，師父教過我的，怎地忘了？」

瓦耳拉齊喝道：「你再不走，我要殺你了！」

李文秀在地下一個打滾，回頭看時，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卻原來計老人身手矯捷，出招如風，竟是絲毫沒

有龍鍾老態。

李文秀只看得數招，便知不妙，叫道：「小心！」正欲出手，只聽得碎的一聲，車廂庫

右胸已中了一掌，口噴鮮血，直摔出來。蘇魯克父子大驚，一齊拋去手中火把，挺刀上前，

合攻敵人。兩根火把掉在地下兀自燃燒，殿中卻已黑沉沉地僅可辨物。

李文秀提着流星錘，叫道：「蘇普，退開！蘇魯克伯伯，退開，我來鬥他。」蘇魯克怒

道：「你退開，別大呼小叫的。」一柄長刀使將開來，呼呼生風。他哈薩克的刀法另成一

路，卻也是剛猛狠辣。只是瓦耳拉齊身手靈活之極，毫無飛出一腿，將蘇普手中的長刀踢

飛了。

李文秀忙將流星錘往地下一擲，縱身而上，接住半空中落下的長刀，刷刷兩刀，向瓦耳

拉齊砍去。她跟師父學的是拳腳和流星錘，刀法並未學過，只是此刻四人廝鬥，她錘法未臻

一流之境，一使流星錘，非誤傷了蘇魯克父子不可，只得在拳腳中夾上刀砍，凝神接戰。蘇

魯克失了兵刃，出拳揮擊。瓦耳拉齊以一敵三，仍佔上風。

門得十餘合，瓦耳拉齊大喝一聲，左拳揮出，正中蘇普鼻樑，跟着一腿，踢中了蘇魯克

的小腹。蘇魯克父子先後摔倒，再也爬不起來。原來瓦耳拉齊的拳腳中內力深厚，擊中後極

難抵擋，蘇魯克雖然悍勇，又是皮粗肉厚，卻也經受不起。

這一來，變成了李文秀獨鬥強敵的局面，左支右绌，登時便落在下風。瓦耳拉齊喝道：

「快出去，就饒你的小命。」李文秀眼見自己若撤腿一逃，最多是拉了計老人同走，蘇普等

三人非遭毒手不可，當下奮不顧身，拚力抵擋。瓦耳拉齊左手一揚，李文秀向右一閃，那知

他這一下卻是虛招，右掌跟着疾劈而下，掌的一聲，正中她左肩。李文秀一個踉蹌，險些摔倒，心中便如電光般閃過一個念頭：「這一招『聲東擊西』，師父教過我的，怎地忘了？」

瓦耳拉齊喝道：「你再不走，我要殺你了！」

李文秀忽然間起了自暴自棄的念頭，叫道：「你殺死我好了！」縱身又上，不敵招，腰

倒，心中便如電光般閃過一個念頭：「這一招『聲東擊西』，師父教過我的，怎地忘了？」

李文秀在地下一個打滾，回頭看時，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卻原來計老人身手矯捷，出招如風，竟是絲毫沒

有龍鍾老態。

李文秀只看得數招，便知不妙，叫道：「小心！」正欲出手，只聽得碎的一聲，車廂庫

右胸已中了一掌，口噴鮮血，直摔出來。蘇魯克父子大驚，一齊拋去手中火把，挺刀上前，

合攻敵人。兩根火把掉在地下兀自燃燒，殿中卻已黑沉沉地僅可辨物。

李文秀提着流星錘，叫道：「蘇普，退開！蘇魯克伯伯，退開，我來鬥他。」蘇魯克怒

道：「你退開，別大呼小叫的。」一柄長刀使將開來，呼呼生風。他哈薩克的刀法另成一

路，卻也是剛猛狠辣。只是瓦耳拉齊身手靈活之極，毫無飛出一腿，將蘇普手中的長刀踢

飛了。

李文秀忙將流星錘往地下一擲，縱身而上，接住半空中落下的長刀，刷刷兩刀，向瓦耳

拉齊砍去。她跟師父學的是拳腳和流星錘，刀法並未學過，只是此刻四人廝鬥，她錘法未臻

一流之境，一使流星錘，非誤傷了蘇魯克父子不可，只得在拳腳中夾上刀砍，凝神接戰。蘇

魯克失了兵刃，出拳揮擊。瓦耳拉齊以一敵三，仍佔上風。

門得十餘合，瓦耳拉齊大喝一聲，左拳揮出，正中蘇普鼻樑，跟着一腿，踢中了蘇魯克

的小腹。蘇魯克父子先後摔倒，再也爬不起來。原來瓦耳拉齊的拳腳中內力深厚，擊中後極

難抵擋，蘇魯克雖然悍勇，又是皮粗肉厚，卻也經受不起。

這一來，變成了李文秀獨鬥強敵的局面，左支右绌，登時便落在下風。瓦耳拉齊喝道：

「快出去，就饒你的小命。」李文秀眼見自己若撤腿一逃，最多是拉了計老人同走，蘇普等

三人非遭毒手不可，當下奮不顧身，拚力抵擋。瓦耳拉齊左手一揚，李文秀向右一閃，那知

他這一下卻是虛招，右掌跟着疾劈而下，掌的一聲，正中她左肩。李文秀一個踉蹌，險些摔倒，心中便如電光般閃過一個念頭：「這一招『聲東擊西』，師父教過我的，怎地忘了？」

瓦耳拉齊喝道：「你再不走，我要殺你了！」

李文秀忽然間起了自暴自棄的念頭，叫道：「你殺死我好了！」縱身又上，不敵招，腰

倒，心中便如電光般閃過一個念頭：「這一招『聲東擊西』，師父教過我的，怎地忘了？」

李文秀只看得數招，便知不妙，叫道：「小心！」正欲出手，只聽得碎的一聲，車廂庫

右胸已中了一掌，口噴鮮血，直摔出來。蘇魯克父子大驚，一齊拋去手中火把，挺刀上前，

合攻敵人。兩根火把掉在地下兀自燃燒，殿中卻已黑沉沉地僅可辨物。

李文秀提着流星錘，叫道：「蘇普，退開！蘇魯克伯伯，退開，我來鬥他。」蘇魯克怒

道：「你退開，別大呼小叫的。」一柄長刀使將開來，呼呼生風。他哈薩克的刀法另成一

路，卻也是剛猛狠辣。只是瓦耳拉齊身手靈活之極，毫無飛出一腿，將蘇普手中的長刀踢

飛了。

李文秀忙將流星錘往地下一擲，縱身而上，接住半空中落下的長刀，刷刷兩刀，向瓦耳

拉齊砍去。她跟師父學的是拳腳和流星錘，刀法並未學過，只是此刻四人廝鬥，她錘法未臻

一流之境，一使流星錘，非誤傷了蘇魯克父子不可，只得在拳腳中夾上刀砍，凝神接戰。蘇

魯克失了兵刃，出拳揮擊。瓦耳拉齊以一敵三，仍佔上風。

門得十餘合，瓦耳拉齊大喝一聲，左拳揮出，正中蘇普鼻樑，跟着一腿，踢中了蘇魯克

的小腹。蘇魯克父子先後摔倒，再也爬不起來。原來瓦耳拉齊的拳腳中內力深厚，擊中後極

難抵擋，蘇魯克雖然悍勇，又是皮粗肉厚，卻也經受不起。

這一來，變成了李文秀獨鬥強敵的局面，左支右绌，登時便落在下風。瓦耳拉齊喝道：

「快出去，就饒你的小命。」李文秀眼見自己若撤腿一逃，最多是拉了計老人同走，蘇普等

三人非遭毒手不可，當下奮不顧身，拚力抵擋。瓦耳拉齊左手一揚，李文秀向右一閃，那知

他這一下卻是虛招，右掌跟着疾劈而下，掌的一聲，正中她左肩。李文秀一個踉蹌，險些摔倒，心中便如電光般閃過一個念頭：「這一招『聲東擊西』，師父教過我的，怎地忘了？」

瓦耳拉齊喝道：「你再不走，我要殺你了！」

李文秀忽然間起了自暴自棄的念頭，叫道：「你殺死我好了！」縱身又上，不敵招，腰

倒，心中便如電光般閃過一個念頭：「這一招『聲東擊西』，師父教過我的，怎地忘了？」

李文秀只看得數招，便知不妙，叫道：「小心！」正欲出手，只聽得碎的一聲，車廂庫

右胸已中了一掌，口噴鮮血，直摔出來。蘇魯克父子大驚，一齊拋去手中火把，挺刀上前，

合攻敵人。兩根火把掉在地下兀自燃燒，殿中卻已黑沉沉地僅可辨物。

李文秀提着流星錘，叫道：「蘇普，退開！蘇魯克伯伯，退開，我來鬥他。」蘇魯克怒

道：「你退開，別大呼小叫的。」一柄長刀使將開來，呼呼生風。他哈薩克的刀法另成一

路，卻也是剛猛狠辣。只是瓦耳拉齊身手靈活之極，毫無飛出一腿，將蘇普手中的長刀踢

飛了。

李文秀忙將流星錘往地下一擲，縱身而上，接住半空中落下的長刀，刷刷兩刀，向瓦耳

拉齊砍去。她跟師父學的是拳腳和流星錘，刀法並未學過，只是此刻四人廝鬥，她錘法未臻

一流之境，一使流星錘，非誤傷了蘇魯克父子不可，只得在拳腳中夾上刀砍，凝神接戰。蘇

魯克失了兵刃，出拳揮擊。瓦耳拉齊以一敵三，仍佔上風。

門得十餘合，瓦耳拉齊大喝一聲，左拳揮出，正中蘇普鼻樑，跟着一腿，踢中了蘇魯克

的小腹。蘇魯克父子先後摔倒，再也爬不起來。原來瓦耳拉齊的拳腳中內力深厚，擊中後極

難抵擋，蘇魯克雖然悍勇，又是皮粗肉厚，卻也經受不起。

這一來，變成了李文秀獨鬥強敵的局面，左支右绌，登時便落在下風。瓦耳拉齊喝道：

「快出去，就饒你的小命。」李文秀眼見自己若撤腿一逃，最多是拉了計老人同走，蘇普等

三人非遭毒手不可，當下奮不顧身，拚力抵擋。瓦耳拉齊左手一揚，李文秀向右一閃，那知

他這一下卻是虛招，右掌跟着疾劈而下，掌的一聲，正中她左肩。李文秀一個踉蹌，險些摔倒，心中便如電光般閃過一個念頭：「這一招『聲東擊西』，師父教過我的，怎地忘了？」

瓦耳拉齊喝道：「你再不走，我要殺你了！」

李文秀忽然間起了自暴自棄的念頭，叫道：「你殺死我好了！」縱身又上，不敵招，腰

倒，心中便如電光般閃過一個念頭：「這一招『聲東擊西』，師父教過我的，怎地忘了？」

李文秀只看得數招，便知不妙，叫道：「小心！」正欲出手，只聽得碎的一聲，車廂庫

右胸已中了一掌，口噴鮮血，直摔出來。蘇魯克父子大驚，一齊拋去手中火把，挺刀上前，

合攻敵人。兩根火把掉在地下兀自燃燒，殿中卻已黑沉沉地僅可辨物。

李文秀提着流星錘，叫道：「蘇普，退開！蘇魯克伯伯，退開，我來鬥他。」蘇魯克怒

道：「你退開，別大呼小叫的。」一柄長刀使將開來，呼呼生風。他哈薩克的刀法另成一

路，卻也是剛猛狠辣。只是瓦耳拉齊身手靈活之極，毫無飛出一腿，將蘇普手中的長刀踢

飛了。

李文秀忙將流星錘往地下一擲，縱身而上，接住半空中落下的長刀，刷刷兩刀，向瓦耳

拉齊砍去。她跟師父學的是拳腳和流星錘，刀法並未學過，只是此刻四人廝鬥，她錘法未臻

一流之境，一使流星錘，非誤傷了蘇魯克父子不可，只得在拳腳中夾上刀砍，凝神接戰。蘇

魯克失了兵刃，出拳揮擊。瓦耳拉齊以一敵三，仍佔上風。

門得十餘合，瓦耳拉齊大喝一聲，左拳揮出，正中蘇普鼻樑，跟着一腿，踢中了蘇魯克

的小腹。蘇魯克父子先後摔倒，再也爬不起來。原來瓦耳拉齊的拳腳中內力深厚，擊中後極

難抵擋，蘇魯克雖然悍勇，又是皮粗肉厚，卻也經受不起。

這一來，變成了李文秀獨鬥強敵的局面，左支右绌，登時便落在下風。瓦耳拉齊喝道：

「快出去，就饒你的小命。」李文秀眼見自己若撤腿一逃，最多是拉了計老人同走，蘇普等

三人非遭毒手不可，當下奮不顧身，拚力抵擋。瓦耳拉齊左手一揚，李文秀向右一閃，那知

他這一下卻是虛招，右掌跟着疾劈而下，掌的一聲，正中她左肩。李文秀一個踉蹌，險些摔倒，心中便如電光般閃過一個念頭：「這一招『聲東擊西』，師父教過我的，怎地忘了？」

瓦耳拉齊喝道：「你再不走，我要殺你了！」

李文秀忽然間起了自暴自棄的念頭，叫道：「你殺死我好了！」縱身又上，不敵招，腰

倒，心中便如電光般閃過一個念頭：「這一招『聲東擊西』，師父教過我的，怎地忘了？」

李文秀只看得數招，便知不妙，叫道：「小心！」正欲出手，只聽得碎的一聲，車廂庫

右胸已中了一掌，口噴鮮血，直摔出來。蘇魯克父子大驚，一齊拋去手中火把，挺刀上前，

合攻敵人。兩根火把掉在地下兀自燃燒，殿中卻已黑沉沉地僅可辨物。

李文秀提着流星錘，叫道：「蘇普，退開！蘇魯克伯伯，退開，我來鬥他。」蘇魯克怒

道：「你退開，別大呼小叫的。」一柄長刀使將開來，呼呼生風。他哈薩克的刀法另成一